

真积力久 开拓创新^{*}

——读《上古音略》修订版有感

杨建忠

摘 要 金理新教授《上古音略》修订版利用汉语内证材料如谐声、押韵、《广韵》及旁证材料亲属语言,通过历史比较,内外互证,不仅为上古音研究奉献出诸多学术新见,而且对各种材料有极为理性与科学的认识,注重音变规则与语音系统,体现出作者潜学精思、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文章总结《音略》新见,探讨取得创见的原因,并简要评价得失。

关键词 《上古音略》 金理新 新见 得失

DOI:10.16134/j.cnki.cn31-1997/g2.2025.03.007

古人是怎么说话的?或更准确点讲,古人是怎样读《诗经》的?这其实是个十分有趣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早在千年前的宋代就有学者开始探索古音的奥秘。至清代,传统的古音探索走向巅峰。至近代,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标音工具的传入,才真正走上探索古人怎样“说”话、怎样“读”《诗经》的道路,即由传统的音类探索走向“音值”构拟。不过,严格讲,“构拟”的价值在于其解释性而非可“读”性,但总算有了比“类”更直观的“值”了。

金理新教授《上古音略》修订版(以下简称《音略》)就是这样一部探索汉语上古音值的著作。全书共十二章,两个附录。依其结构,第一、第二章为中古音,第三—第十二章为上古音。在上古音部分,第三—第六章探讨上古韵母,第七—第十二章探讨上古声母。两个附录分别是《上古汉语辅音表》及为《诗经》用字所构拟的《〈诗经〉用字音表》。笔者认真研读该著,读后感觉该著是一部新见迭出、认识科学、开拓创新的著作。兹略述其独特创见,并陈述其特点,略评其得失。

一、《音略》新见

不论在中古音方面,还是在上古音方面,《音略》均有独特创见。

(一) 中古音系

1. 中古三十六字母的“知彻澄娘”与“端透定泥”只是音素的不同而非音位不同,这两组声母实为同一组辅音的条件变体,故依据音位归并原则合为一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上古音研究与谐声理论之检讨与再研究”(项目编号 23AYY001)的阶段成果。

2. 由音系结构、语音搭配、谐声关系、语音演变等方面得出,江韵应当拟为复元音韵母 auŋ。
3. 央元音 -ə 后起,所以中古无以央元音 -ə 为主元音的系列韵母。
4. 陆法言用以编纂《切韵》的语言是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书面语,其主元音不会超过 i、e、ɛ、a、u、o、ɑ 七个音位。
5. 中古汉语有 -i、-j、-w- 三个介音,但它们都是后起的。-i- 介音是紧元音衍生出的;-j- 是由前高元音 i、后高元音 u 以及半高元音 e 衍生出的;-w- 是由小舌音衍生来的。
6. 中古二等无介音,也不能反推二等韵上古汉语含有 -r- 或 -l- 介音。上古汉语的流音 /l/ 或 /r/ 和《广韵》归入二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二) 上古韵部及主元音系统

《音略》上古韵部系统为 6 元音共 51 (若 -l、-n 尾分算两部,则为 58) 部,如表 1 所示:

表 1

	A 类韵母			B 类韵母				C 类韵母		
	-∅	-k	-ŋ	-r	-t	-l	-n	-m	-p	
a	-a 鱼	-ak 铎	-aŋ 阳	-ar 歌 _{歌 1}	-at 曷	-al 寒	-an 寒	-am 谈 _{谈 1}	-ap 叶	
e	-e 之	-ek 职	-eŋ 蒸	-er 笄 _{歌 2}	-et 契	-el 肩	-en 肩	-em 沾 _{谈 2}	-ep 帖	
i	-i 支	-ik 锡	-iŋ 耕	-ir 脂	-it 质	-il 真	-in 真	-im 添 _{侵 2}	-ip 执	
u	-u 幽	-uk 觉	-uŋ 冬	-ur 迫 _{微合}	-ut 术	-ul 淳	-un 淳	-um 覃 _{侵 1}	-up 合 _缉	i u u
u	-u 宵	-uk 药		-ur 希 _{微开}	-ut 迄	-ul 欣	-un 欣			e o
o	-o 侯	-ok 屋	-oŋ 东	-or 朵 _{歌合}	-ot 掇	-ol 短	-on 短	-om 曷 _{谈 3}	-op 乏	a

很显然,虽然《音略》也对传统上古韵部进行了再分类,但并未过于追求整齐、填补空格。因为,一味追求整齐、无空格,从而对上古韵部再分类,有时会出现韵部辖字极少的情况,如郑张尚芳 30 部 58/81 韵类辖字表[见表 2,据郑张尚芳(2013)“古音字表”所制,第二行数字表示该部所辖字数]。

表 2

	收喉				收圆唇喉音			收唇			收舌			
	-0	-g	-gs/h	-ŋ	-w/-u	-wg	-wgs/h	-b	-bs/s	-m	-l/-i	-d	-ds/s	-n
a	鱼 1186	铎 ₁ 440	铎 ₂ 暮 121	阳 1065	宵 ₁ 高 230	药 ₁ 虐 40	药 ₄ 貌 1	盍 ₁ 131	盍 ₄ 盖 3	谈 ₁ 293	歌 ₁ 529	月 ₁ 曷 197	月 ₄ /祭 ₁ 泰 131	元 ₁ 寒 676
e	支 475	锡 ₁ 253	锡 ₂ 锡 54	耕 639	宵 ₂ 尧 502	药 ₂ 的 107	药 ₅ 溺 45	盍 ₂ 夹 163	盍 ₅ 荔 20	谈 ₂ 兼 153	歌 ₂ 地 154	月 ₂ 灭 216	月 ₅ /祭 ₂ 祭 117	元 ₂ 仙 504
o	侯 600	屋 ₁ 290	屋 ₂ 寰 33	东 639	宵 ₃ 天 37	药 ₃ 沃 41	药 ₆ 暴 6	盍 ₃ 乏 35	盍 ₆ 会 34	谈 ₃ 曷 122	歌 ₃ 戈 291	月 ₃ 脱 188	月 ₆ /祭 ₃ 兑 73	元 ₃ 算 608
u	之 740	职 ₁ 268	职 ₂ 代 74	蒸 263	幽 ₂ 萧 245	觉 ₂ 肃 76	觉 ₅ 啸 18	缉 ₁ 湿 73	缉 ₄ 位 6	侵 ₁ 音 285	微 ₁ 尾 216	物 ₁ 迄 109	物 ₃ /队 ₁ 气 98	文 ₁ 欣 418

续表

	收喉				收圆唇喉音			收唇			收舌			
	-0	-g	-gs/h	-ŋ	-w/-u	-wg	-wgs/h	-b	-bs/s	-m	-l/-i	-d	-ds/s	-n
i	脂 ₂ 豕 ₁ 181	质 ₂ 节 ₁ 181	质 ₄ 溢 ₁ 32	真 ₂ 尾 ₁ 51	幽 ₃ 叫 ₁ 27	觉 ₃ 吊 ₁ 3	觉 ₆ 吊 ₁ 2	缉 ₂ 揖 ₁ 29	缉 ₅ 攀 ₁ 12	侵 ₃ 添 ₁ 199	脂 ₁ 309	质 ₁ 132	质 _{3/} 至 ₁ 至 ₁ 61	真 ₁ 362
u	幽 ₁ 媪 ₁ 643	觉 ₁ 睦 ₁ 195	觉 ₄ 奥 ₁ 39	终 ₁ 125	×	×	×	缉 ₃ 纳 ₁ 128	缉 ₆ 内 ₁ 2	侵 ₂ 枕 ₁ 49	微 ₂ 畏 ₁ 322	物 ₂ 术 ₁ 150	物 _{4/} 队 ₂ 队 ₂ 100	文 ₂ 淳 ₁ 424

药₄部仅辖1字,觉₂、缉₂部各辖2字,觉₃、盍₄部各辖3字,总共有7个韵部辖字为个位数,有15个韵部辖字不足50,如此再分部显然不合适。具体而言,在上古韵部方面,《音略》有如下创见:

1. 三等与非三等在上古是松紧元音而非长短元音的对立。
2. 上古汉语为六元音,各分松紧元音。
3. 在元音的搭配上,《音略》-e、-i、-u 分别搭配之、支、宵,郑张尚芳、潘悟云则分别搭配支、脂、之。
4. 在分部上,与郑张一潘相比,异同如下:

(1) 郑张尚芳侵三分、缉部六分,潘悟云侵缉均三分,《音略》则一分为二:侵分为覃添、缉分为合执;潘悟云侵部三分 -im、-uim、-um,《音略》认为,汉语早期可能是 -uim/-um 对立,但随着 -uim 演变成 -uŋ,早期的 -uim/-um 对立到《诗经》时代已变为 -uŋ/-um 对立,即《诗经》时代已无 -uim,故此侵部当两分而不当三分。

(2) 郑张尚芳宵部三分、药部六分,潘悟云宵药各分为三,《音略》均未分。

(3) 郑张尚芳幽部三分、觉部六分,潘悟云幽觉各分为三,《音略》均未分。

(4) 《音略》寒部 (-al、-an)、肩部 (-el、-en)、短部 (-ol、-on)、淳部 (-ul、-un)、欣部 (-uɪl、uɪn)、真部 (-il、-in) 拟为 -l 韵尾、-n 韵尾两个韵母。
5. 传统乙类韵部有颤音韵尾 -r 与边音韵尾 -l。郑张一潘只有 -l 尾,白一平、沙加尔(以下简称“白一沙”)与斯塔罗思京只有 -r 尾。
6. 除表2中的韵尾及 -ʔ、-s 韵尾外,《音略》还有 -h 韵尾,也是去声的来源。《诗经》时代 -s 韵尾、-h 韵尾并存。

(三) 上古声母及辅音系统

《音略》的上古汉语辅音表共30个,如表3所示:

表 3

塞音	p	b	t	d	t̪	d̪	k	g	q	g	ʔ
	p ^h		t ^h		t̪ ^h		k ^h		q ^h		
鼻音		m		n				ŋ		ɳ	
擦音			s	z	ɕ	ʒ	x	ɣ	χ	ʁ	
边音				l							
颤音				r							

《音略》的上古辅音系统较为简洁经济,没有各种复杂的辅音丛、复辅音或一个半音节(《音略》正文中所述上古实有复辅音)。词头、插音、松紧元音是致使 / 解释音变的三大要素。

1. 上古汉语有词头: s-、m-、a-、k-。

(1) 词头 s- 致 *t- 腭化为跟 t-、te- 谐声的 e-。

(2) 词头 s- 致 *d- 腭化为跟 te-、teh-、dz- 与 t- 谐声的 z。

(3) 清鼻音只适合于许慎时代之前,再往前则为带 s- 词头的鼻音。带词头 s- 的鼻音先经过清鼻音,再演变成 x- 或 h-, m̥- 不仅会演变成 x- 或 h-, 有时也会演变成 p^h-, 即 *sn-/*sm-/*sq->n̥-/m̥-/ŋ̥->x-/h-/p^h-。

(4) 以 s- 词头 + 流音词根 l-、r- 来解释中古卷舌塞擦音 tʂ-、卷舌擦音 ʃ-、舌面擦音 ʃ- 的来源。

(5) 中古 p₃- 还有来自附加词头 a- 的。

(6) 以 k- 词头与流音解释 C₂- 与 l- 谐声; 以词头 m- 与词根声母 l- 或 r- 融合而成辅音丛 ml-/mr- 而非复辅音来解释唇鼻音 m- (只有 m₂-、m₃-) 与边音 l- 谐声。

2. 上古有辅音丛: *Cl-、*Cr- (C-、l-、r- 均可以是词根)。

3. 中古边音 l- 来源于 *l- 与 *r-。

中古 l₁-、l₃- 之间差别主要是元音松紧的不同,后演变为有无介音 -i- 的对立。即上古 *l-/r-+V>l₁, *l-/r-+V>l₃。

4. 上古有插音 /r/、/l/, 插音功能强大。

(1) 插音 /l/ 导致软腭塞音 C₁-、C₂- 谐声。

(2) 插音 /l/ 或 /r/ 阻断腭化。中古跟一四等组合的齿龈塞音 t₁-、t^h₁-、d₁-、跟二三等组合的齿龈塞音 t₃-、t^h₃-、d₃- 和舌面塞擦音 te-、te^h-、dz-, 上古都是 *t-、*t^h-、*d-, 流音插音 /l/ 或 /r/ 导致了与 t₁- 插入、te- 分离。

(3) 插音 /l/ 和 /r/ 导致上古舌面塞音 *t-、*t^h-、*d- 卷舌化为中古舌面塞擦音 tʂ-、tʂ^h-、dz-, 即 *t-/t^h-/*d-+l/r>tʂ-/tʂ^h-/dz-。

5. 上古汉语半元音 j- 既可做介音,也可做声母。中古 z-、z-, 其词根声母都是 *j-。

6. 中古 j- 可分为 j_k-、j_d-、j_w-, 分别来自上古的 *z-、*k-j->*kj-、*g-。而与浊塞擦音 dz- 谐声及异读的 j- 来自上古的 dz-, 即 *dz->z->j-。

7. 传统匣母 ɣ- 来自软腭浊塞音 g-、小舌浊塞音 ɢ- 和小舌浊擦音 ɣ-。跟匣母相配的于母 ɣ₃- 主要来自小舌浊塞音 g- 和小舌浊擦音 ɣ-。

8. 上古有 x- 无 h-。

9. 中古 n₃-、n- 来自上古 *n-, 章太炎“娘日二纽归泥”符合谐声实际。

此外,《音略》还提出许多相互影响的音变链,如“随着上古汉语齿龈擦音 s- 的塞化,拉动舌面擦音 e- 去增补齿龈擦音 s- 塞化后留下的空缺;而舌面擦音 e- 演变成齿龈擦音 s-, 又拉动跟腭介音 -i- 组合的齿龈擦音 s- 演变成舌面擦音 e-”(金理新 2023)⁶⁰⁵。

图 1 示其音变链如下(序号表示音变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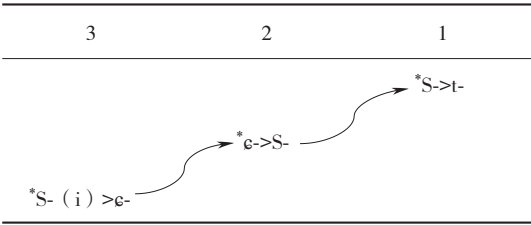


图 1

又如,舌面塞擦音的演变路线为: $t_3-/t^h_3-/d_3->t-/t^h-/d->tc-/tc^h-/dz-$,与原舌面塞擦音合流。随着舌面塞擦音卷舌化($tc-/tc^h-/dz->t_ʃ-/t_ʃ^h-/dz_ʃ-$),中古齿龈塞音 t_3- 、 t^h_3- 、 d_3- 、舌面塞擦音 $tc-$ 、 tc^h- 、 $dz-$ 跟卷舌音合并。中古已有一套舌面塞擦音,为避免与原舌面塞擦音混淆,舌面塞擦音演变成了卷舌塞擦音。这又导致原卷舌塞擦音演变成了齿龈塞擦音。于是,中古齿龈塞音 t_3- 、舌面塞擦音 $tc-$ 、卷舌塞擦音 $t_ʃ-$ 合并为卷舌塞擦音 $t_ʃ-$,尽管它们在某些语音条件下韵母仍保持对立。舌面塞擦音卷舌化是链移的结果。上述音变如表 4 所示:

表 4

$t_3-/t^h_3-/d_3-$	$> t-/t^h-/d-$	$> tc-/tc^h-/dz-$		$> t_ʃ-/t_ʃ^h-/dz_ʃ-$
		原 $tc-/tc^h-/dz-$	$> t_ʃ-/t_ʃ^h-/dz_ʃ-$	
			原 $t_ʃ-/t_ʃ^h-/dz_ʃ-$	$> ts-/ts^h-/dz-$

《音略》的上古音系统与其他学者如白一沙系统、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先生的系统有诸多不同,笔者将另文论述。

二、《音略》创新之因

研究上古音,高本汉依据的证据是早期诗歌押韵,特别是《诗经》押韵、汉字谐声、中古音韵文献如《广韵》与《经典释文》;新派上古音研究者增加了亲属语言、现代方言。综观《音略》,亦不外上述证据,但《音略》创见尤多,究其因,我们认为在于《音略》特别注重汉语内证材料,历史比较,内外互证,并对各种材料有科学的认识,注重音变规则与语音系统。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与方法上的成果。具体的观点与创见固然重要,但这种思想与方法或许更为重要。因为指导我们继续研究的,是思想与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注重汉语内证材料

《音略》以六章近一半强的篇幅研究上古汉语声母及辅音系统,其创见的取得也以辅音部分为多。这主要依赖于汉语内证材料特别是谐声系统。《音略》并未把中古声母看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依谐声对其进行离析并分别推导其来源。如《音略》说:“我们不能因为中古汉语读音相同而认为上古汉语读音也相同。不同的辅音在演变过程中合并极其常见,如齿龈塞音 t_3- 、舌面塞擦音 $tc-$ 及卷舌塞擦音 $t_ʃ-$ 的一部分现代汉语合并为卷舌音 $t_ʃ-$ 。”(金理新 2023)⁵⁰²“我们不能因为中古汉语读舌面清擦音 $ɕ-$ 而认为上古汉

语只有一个来源,如现代汉语的舌面清擦音 ϵ -。”(金理新 2023)⁵¹⁸ 全书中依据谐声离析中古声母的例子随处可见。

例 1 对 中古塞音 t^h -/ t^h_3 - 和 d -/ d_3 - 的分类

依照谐声关系, t^h -/ d -、 t^h_3 -/ d_3 - 可分两组,足见 t^h -/ d -、 t^h_3 -/ d_3 - 上古有两个不同的来源: A 组跟 t -/ t_3 -、 tc -/ tc^h -/ dz - 谐声,不谐中古擦音尤其是齿龈擦音 s -/ z - 及半元音 j - 谐。A 组的上古来源是齿龈塞音; B 组不跟 t -/ t_3 -、 tc -/ tc^h -/ dz - 谐声,跟擦音及 j - 谐。B 组的上古来源是齿龈擦音 s -/ z - , s - 演变为中古的 t^h -/ t^h_3 - , z - 演变为中古的 d -/ d_3 - 。上古 s - 跟松元音组合时塞化为中古的 t^h - 。那么中古 t^h_3 - 也应是 s - 的塞化。

例 2 j - 三分为 j_k -、 j_d -、 j_w - 并 有 三 个 来 源

根据谐声材料,这个 j - 上古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来源: j_k -、 j_d -、 j_w -。

根据谐声特点推断其来源。根据 j_d - 的谐声特点, j_d - 不跟 t -、 t_3 - 谐,也不跟 tc -、 tc^h -、 dz - 谐,但跟送气清塞音 th -、 th_3 - 与浊塞音 d -、 d_3 - 及擦音 s -、 z -、 ϵ -、 z - 谐。跟这 8 个中古声母谐,按清浊可分为 4 对,此外, j_d - 不跟其他声母谐声。若 j_d - 来自上古的 d - ,依照清浊交替的谐声原则, j_d - 自可与 t - 谐声,但谐声实际是 j_d - 不与 t - 及 tc -、 tc^h -、 dz - 谐,因此, j_d - 不可能来自 d -。

依照谐声关系及音变规则, j_d - 及与 j_d - 谐声的 d - 上古是齿龈浊擦音 z - ,即上古齿龈浊擦音 z - 在位于辅音和元音之间的介音 $-i$ - 作用下,演变成舌面浊擦音 z - ,再失去较强的摩擦成分而成了中古的 j - 。其演变公式是: z - + ($-i$ -) > z - > j - 。其实这个 z - 有两种音变模式,另一种是保持原有读音,即 z - + ($-i$ -) > z -。

例 3 于母 γ_3 - 分 两 类 并 有 两 来 源

于母 γ_3 - 分两类。就谐声关系而言,于母 γ_3 - 有两个来源: 小舌浊塞音 g - 和小舌浊擦音 κ - (见表 5)。

表 5

来自小舌浊塞音 g - 的 γ_3 -	与软腭塞音 k -、 g - 谐声,《音略》表 11.36 软腭浊擦音谐声表 (金理新 2023) ⁶⁷⁹
来自小舌浊擦音 κ - 的 γ_3 -	与软腭擦音 x -、 γ - 谐声,《音略》表 11.48 软腭浊擦音谐声表 (金理新 2023) ⁷⁰⁵

例 4 ϵ - 当 分 两 类

中古舌面清擦音 ϵ - 来源相当复杂。

一类是 ϵ - 跟 t - 及 tc -、 tc^h -、 dz - 谐声(《音略》表 9.9 舌面擦音 ϵ - 谐声表)。这一类在《音略》第九章第二节“齿龈塞音腭化”中有讨论。金氏由表 9.9 得出: 既然这一组舌面清擦音 ϵ - 跟中古汉语的齿龈塞 t - 及舌面塞擦音谐声,那么它的上古词根起首辅音应该就是齿龈塞音 t -。(金理新 2023)⁴⁹⁴⁻⁴⁹⁵

另一类是 ϵ - 不跟 t - 谐,也不跟 tc -、 tc^h -、 dz - 谐声,反而与半元音 j - 谐声密切(《音略》表 9.22 舌面擦音 ϵ - 谐声表、表 9.12 半元音 j - 谐声表),“半元音 j - 跟舌面擦音 ϵ - 的语音

关系甚至更密切”(金理新 2023)⁵⁰⁵,且上古汉语中, ϵ - 与 j - 交替构词,因此,这一类谐声的 ϵ - 的上古汉语词根起首辅音应该是齿龈擦音 s -/ z -。(金理新 2023)⁵¹⁹

例5 ξ - 谐声特点

谐声材料告诉我们: ξ - 若与 l - 谐,则不再与 s - 谐; ξ - 若与 s - 谐,则不再与 l - 谐。即 ξ - 不能同时与 s -、 l - 谐。由此足证中古 ξ - 上古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跟 l - 谐的 ξ -;一是与 s - 谐的 ξ -。

跟 l - 谐的 ξ - 来自上古 s - r - 融合而成的辅音丛 sr -,那么跟 s - 谐的这部分 ξ - 就不可能再是 sr -,而应是与 s - 有相同的词根辅音。

依据谐声关系,中古 ξ - 上古有两个来源:颤音 $-r$ - 和舌面擦音 ϵ -。前者跟 l - 谐而后者跟 s - 谐。推动上古 ϵ - 卷舌化为 ξ - 的是颤音 $-r$ -,即卷舌擦音 ξ - 来自上古 ϵ - 与颤音 $-r$ - 的融合, ϵr -> ξ -。

(二) 对各种材料的科学认识

1. 亲属语言的科学认识

毫无疑问,《音略》中的很多论证、观点依赖于亲属语言的比较,若无亲属语言,《音略》很多观点的合理性必会大打折扣。但是,《音略》并未迷信亲属语言而盲从,对亲属语言在上古汉语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有清醒、理性而又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国内外学者中极为少见。如《音略》说:“藏缅甸语尤其是藏语的材料只能作为构拟上古汉语的旁证材料,藏缅甸语如此并不等于上古汉语也应该如此。”(金理新 2023)³⁴⁴ 因此,《音略》在论证上古汉语唇塞音时(第八章第一节),就未硬套藏语:“中古汉语的唇塞音 p_3 - 跟藏语带词头 fi - (a -) 的唇塞音 p^h -/ b - 对应极其整齐。中古汉语的唇塞音 p_3 - 不一定就对应藏语带词头 fi - 的唇塞音。藏语带词头 fi - 的唇塞音大抵则只对应中古汉语的唇塞音 p_3 -。然而,中古汉语唇塞音 p_3 - 藏语不带词头的同源词也不少,如前面所举的例子。藏语的词头也未必一定来自原始藏缅甸语。我们难以用藏语的情况推导上古汉语。就上古汉语的实际情况看,唇塞音 p_3 - 至少春秋时期就是单一的唇塞音 p -。”(金理新 2023)⁴³⁶ 又如,《音略》在论证上古舌面擦音 ϵ - 演变为中古齿龈擦音 s - 时(第十章第三节)说:“中古汉语的齿龈塞擦音 ts -/ ts^h -/ dz - 跟藏语的擦音 s - 对应,且具有这种语音对应关系的语词还不少。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中古汉语的齿龈塞擦音 ts -/ ts^h -/ dz - 上古汉语也是齿龈擦音 s -。藏语自身的材料告诉我们,藏语的擦音 s - 原本来自塞擦音 ts -。”(金理新 2023)⁵⁹⁵ 在论证中古鼻音 n -、 n_3 -、 ŋ - 同来自上古齿龈鼻音(第十二章第二节)时,《音略》再三强调,“藏语固然有较早期的书面文献材料,但藏语仅仅只是藏缅甸语族的一种语言而已。藏语许多东西并非一定是藏缅甸语族最古老的形式,比如舌面鼻音 ŋ -。更不用说,藏语材料本身仅仅是一种作为构拟上古汉语的旁证材料”(金理新 2023)⁷⁵⁵。

对亲属语言的科学认识,不仅体现在《音略》自己的立论上,也体现在驳论上。如以藏语驳郑张尚芳据藏语得出的观点(第十二章第二节)。郑张尚芳将 ŋ - 上古音拟为 nj -,理由之一是藏语也读 ŋ -。但藏语实际上是:

(1) 中古 ŋ - 与藏语 ŋ - 对应,但藏语 ŋ - 与 $-i$ -/ ϵ 搭配(《音略》表 12.9 舌面鼻音 ŋ - 藏语对应表一)。(金理新 2023)⁷⁵³ “姑且不说藏语读舌面鼻音 ŋ - 不能直接证明中古

汉语的舌面鼻音 η - 上古也是舌面鼻音 η -，且藏语的舌面鼻音本身就是后起的。”“这些跟中古汉语舌面鼻音 η - 对应的，都是藏语跟前高元音 -i 或半高元音 -e 组合的舌面鼻音 η -。”（金理新 2023）⁷⁵⁴

（2）当主元音不是 -i 或 -e 时，中古 η - 与藏语的 η - 对应（《音略》表 12.10 舌面鼻音 η - 藏语对应表二）。（金理新 2023）⁷⁵⁴

（3）中古 η - 后起[《音略》表 12.12 藏语齿龈（舌面）鼻音藏缅语对应表]（金理新 2023）⁷⁵⁵，证明藏语 η - 后起。这正说明中古 η - 与藏语 η - 对应不能证明其上古读音也是 η -。相反，通过《音略》表 12.12 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恰可证明中古 η - 上古是 η -。

由《音略》表 12.9、12.10 可知，中古 η - 既可与藏语 η - 对应，又可与藏语 η - 对应。这种对应关系正好说明中古 η - 上古只能是 η - 而非 η -。由《音略》表 12.12 可证明，藏语的 η - 即来自 η -。

2. 对谐声系统的科学认识

“谐声系统是一个很有效率的系统，但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谐声的运行是很有规则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谐声字必定符合谐声规则。字书《说文》或者韵书《广韵》中所收集的谐声字并不是同一时代或者同一地域的产物。假若从不同的时代或地域去观察这些谐声字，无疑会发现许多谐声字溢出规则之外。”（金理新 2023）³⁸¹

“溢出规则之外”的谐声字即例外谐声。例外谐声、例外读音也是有原因的。“几千年来，汉字在没有正式统一的注音方法出现之前，个别文字出现一些奇怪的读音是正常的，尤其是罕见于文献的冷僻字；即使是注音方法出现之后，《广韵》仅仅因反切上下字讹误而出现怪异读音的也有不少，如‘犗’。犗，《广韵》：‘牛羊无子，土刀切，又昌来切。’‘昌来切’本来‘昌求切’的讹误，结果《广韵》哈韵出现了根本不可能依据反切原则切出读音的‘犗’。这种讹误《广韵》常见。另一些所谓的舌面塞擦音和软腭音谐声纯粹属于文字形体讹误或声符分析上出现的错误。避免这种因材料讹误而出现的错误，我们必须考虑材料本身展示出来的规则性，即这种语音关系是有统计学价值的还是随机的讹误。我们可以依据谐声规则排除声符分析上的错误。声符分析出现错误《说文》已经是比比皆是，比如‘示’声符。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依据这种错误的声符而归纳出许多奇奇怪怪的谐声关系。”（金理新 2023）⁶³⁹ 如“馗”当从首，九亦声，非“首”声。

依据谐声规则可排除声符分析上的错误，即解释例外。如《音略》列出表 11.17 “出”“甚”声符谐声表（金理新 2023）⁶⁴⁶，“出”声有舌面塞擦音、齿龈塞音，是舌面音典型的谐声关系。从“屈”声的谐声集合有软腭音 k -、 k^h -、 g -、 γ -、 η -，无舌面塞擦音与齿龈塞音，这是软腭音典型的谐声关系。据谐声关系，“屈”当从“出”声排除。“甚”声有舌面塞擦音、齿龈塞音，属典型的舌面音谐声集合。从“甚”的“堪”“戡”却为软腭音，实际上，“戡”就是“堪”，“堪”就是“甚”“嫫”。

3. 对《广韵》的科学认识

《音略》赞同多数学者意见，认为陆法言讨论音韵时所使用的“标准语”是当时的洛阳方言。不过，对于《切韵》所记录文字的读音，《音略》认为“并非一定就是洛阳方言的书面语读音，而是根据‘反切’上下字依照洛阳方言‘切’出来的读音”（金理新 2023）⁴。

此外,陆法言既然要“剖析豪釐,分别黍累”,那么他就是以音素的不同来编排韵书。因此,“音素编排原则会导致语音系统的凌乱: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因音质差异而被韵书编撰者分列于不同的韵”(金理新 2023)⁴。而我们要构拟的中古音系则是以音位来编排的。显然,韵书的编排与我们中古音的构拟不同。因此,在构拟中古音时,不能单纯依据韵书的区分。“《广韵》固然是一部以某一具体方言的语音系统作为‘纲纪’编写成的韵书,但是,所搜集的材料并非都是同质的,有不少异质成分。其搜集的文字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域创制出来并聚集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其中所有内容一一投射到上古汉语,比如‘父’和‘爸’。”(金理新 2023)³⁸¹⁻³⁸²

《广韵》异读繁多,原因是“韵书的编撰者只考虑字形而不考虑意义,只考虑读音而不考虑来源。凡是有不同的读音,韵书编撰者都一股脑儿地收录在韵书中,于是,异读越来越多”(金理新 2023)⁵⁸⁶⁻⁵⁸⁷。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广韵》有差别就一股脑儿地认为上古汉语也一定有差别。《广韵》中的一些差别,并非一定是共同语的差别,相反往往是方言土语或者口语、书面语之间的差别”(金理新 2023)⁴⁵⁹。故《音略》对《广韵》异读用力甚多,既以其分辨古音,又竭力探索并解释其产生的缘由。

(三) 注重音变规则与语音系统

不论是具体字的归部,还是分部标准,《音略》不但十分注重音变规则,而且注重语音系统。

具体字的归部标准。诗歌固然应该优先选择同音押韵,但语音相近也可以押韵。所以,我们不能说凡押韵的字,其韵母必完全相同。语音演变自有其内在的规则,“对具体文字的归部,确切的标准应该是语音演变的规则,而不是诗歌的押韵”(金理新 2023)¹⁴¹。

分部标准。“依据语音演变的规则性,切割上古韵部的标准首先应该是《广韵》然后才是《诗经》押韵,因为能押韵并不意味着同音……然而,清儒归纳上古汉语的韵部时,是先根据《诗经》押韵,再离析《广韵》,忽略了语音演变的规则性。因而某些具体字上古归 A 还是归 B 清儒一直争论不休。”(金理新 2023)¹⁶⁰

语音系统。《音略》认为,“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的演变不仅体现在音位个数的增减上,而且也体现在不同音位之间在语音系统中位置的变换,或角色的转换。后一种语音演变现象更常见,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舌面擦音 ϵ -,但现代汉语的 ϵ -并不来自中古汉语的 ϵ -,而来自中古汉语的 s -/ z - 和 x -/ γ - 等,中古汉语的 ϵ -演变成了现代的 ξ -.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一时期的读音来上推更早时期的读音”(金理新 2023)⁶⁰¹。

(四) 严密的逻辑论证与推理

有材料,有方法,但如果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亦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音略》于此可谓典范。比如第十二章第二节齿龈鼻音 n -. 中古齿龈鼻音泥 n -,娘 n_3 -,日 n -.《音略》的论证与推理是:

(1) 谐声关系证明鼻音 n -, n_3 -, n - 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谐声集合(《音略》表 12.8 齿龈鼻音谐声表),不可分割;

(2) 亲属语言证明 n - 上古只能是 n - 而非 n -;

(3) 亲属语言证明 n - 后起;

(4) 同部位辅音演变证明中古 n_- 跟 tc_- 发音部位相同,既然 tc_- 、 tc^h_- 、 dz_- 来自上古跟紧元音组合的齿龈塞音 t_- 、 t^h_- 、 d_- ,那么同部位的 n_- 自然也来自上古跟紧元音组合的齿龈鼻音 n_- ;

(5) 中古音位对立互补关系:中古 n_3- 与 n_- 明显互补;

(6) 解释特例、个例。

又如第十二章第三节软腭鼻音 η_- ，《音略》是这样论证的。

(1) 谐声关系: η_- 有两种谐声关系:一种是自谐或跟 x_- 谐, η_1- 与 η_3- 配对,有 η_2- 时,不再有 η_1- 或 η_3- ,如《音略》表 12.18 软腭鼻音谐声表(金理新 2023)⁷⁶³;另一种是跟同部位的软腭塞音 k_- 、 k^h_- 、 g 谐,如《音略》表 12.20 软腭鼻音与同部位塞音谐声表(金理新 2023)⁷⁶⁷。两种谐声关系,说明中古 η_- 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来自 η_- ;一个来自非 η_- 。《音略》表 12.18 中, η_- 谐声集合不含软腭塞音,其词根辅音是 η_- ;而《音略》表 12.20 中,软腭塞音谐声集合中却含 η_- ,其词根辅音是软腭塞音。

(2) 亲属语言:藏缅语族戎语支语言有鼻冠音,不过其鼻冠音是由藏缅语的前缀 $m-$ 或 $f-$ 受词根辅音同化而来的。苗瑶语的鼻冠音也是如此。《音略》表 12.20 夹杂在软腭塞音谐声集合中的 η_- 是由软腭塞音和上古汉语的词缀 $m-$ 融合而来的,即 $m-k->mk->\eta_-$ 。

(3) 解释特例、个例:解释 η_- 与 n_- 谐声的原因。《音略》表 12.22 软腭鼻音与舌面鼻音谐声表(金理新 2023)⁷⁷²,是因 η_- 腭化为 n_- ,故可以谐声。该表中,“尧”声符包含鼻音与塞音两个谐声系列,塞音系列是软腭塞音 k_- 、 k^h_- 、 g ;鼻音系列是 η_- 、软腭擦音 x_- 、齿龈鼻音 n_- 、舌面鼻音 n_- 。

又从“乔”声与“尧”声音义对应关系即《音略》表 12.23 “乔”声与“尧”声音义对应表(金理新 2023)⁷⁷⁴可以看出,中古“乔”声归三等,“尧”声归四等。可见,“尧”声符的塞音系列,其词根辅音是软腭塞音 k_- 、 k^h_- 、 g 。那么,“挠”“晓” n_- 与 x_- 共处一个谐声集合,其词根辅音只能是鼻音。所以,“尧”声的鼻音谐声系列,其词根辅音是 $^* \eta_-$ 。至此, η_- 与 n_- 谐声的原因及“挠”“晓”谐声的原因就解释清楚了。

严密的逻辑推理与论证,还体现在各节标题上。《音略》每一节标题都是探讨上古声韵系统中的一个问题,但都会考证与中古音的对应关系。如声母部分,每节都考证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或中古声母的上古来源,脉络清晰,源流显豁,对应整齐,可谓简洁明了、一目了然。我们举第九章和第十章为例,总结出该节中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或中古音的来源,如表 6 所示:

表 6

	上古	中古
第九章 齿龈塞音和擦音	第一节 齿龈塞音与流音的融合	t_2- 、 t_3- 的来源
	第二节 齿龈塞音腭化	tc_- 、 tc^h_- 、 dz_- 、 $ɕ_-$ 、 z_- 的来源
	第三节 浊擦音 z_-	j_d- 、 z_- 的来源
	第四节 齿龈擦音腭化	$ɕ_-$ 、 z_- 的来源
	第五节 齿龈擦音塞化	t^h_- 、 d_- 与 t^h_3- 、 d_3- 的来源

续表

	上古	中古
第十章 舌面塞音和擦音	第一节 舌面塞音	ts-、ts ^h -、dz- 的来源
	第二节 舌面塞音卷舌化	tʂ-、tʂ ^h -、dʒ- 的来源
	第三节 舌面擦音	s ₁ -、s ₃ - 的来源
	第四节 舌面擦音卷舌化	ʂ- 的来源

当然,《音略》亦并非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有些观点或问题仍有可商之处。我们认为“谐声时代”无法确指。(杨建忠 2014)³¹⁹⁻³²⁰《音略》多次指出某些音在谐声时代的情况。如第十一章第三节论证不送气清塞音弱化,《音略》认为,在谐声时代,某一语音条件下软腭音已弱化为声门音,声门音已经跟软腭塞音 k- 分离,两者是独立的辅音音位。又如第十一章第五节论证浊塞音弱化,指出上古 g- 很早就开始擦化,但起码在谐声时代尚未完成如在声门音的论证中。这些论证虽然有亲属语言语音对应及谐声支持,但这里的“谐声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尚不能确指。

此外,《音略》行文中失照应或衔接之处亦有之。如在第十一章第六节软腭擦音中,据谐声关系对中古 x- 进行分类时,中古 x- 的谐声表格为三张表分处不同章节:该节仅出现表 11.43 “开口软腭擦音谐声表”,其他两表即表 11.30 “合口软腭清擦音谐声表”、表 11.32 “开口软腭清擦音谐声表”却出现于该章第四节。又如第十一章第三节,依照谐声关系,声门音 ʔ- 可以组成两种不同的谐声集合(金理新 2023)⁶⁵²:一种是只有声门音而没有软腭音的谐声集合,一种是夹杂着个别声门音的软腭音谐声集合。该处只给出表 11.20 “声门音谐声表”,该表指第二种谐声集合。第一种谐声集合的谐声表 11.60 “声门音谐声表”却出现该章第八节。(金理新 2023)⁷²⁴ 这样给读者阅读带来了一些不便。

最后,《音略》讲到上古某些音位合并时,有的指出时代,如 l- 与 r- 合并为 l- 是在扬雄时代,这当然清晰明确。但有时似乎并不明确,或有所矛盾。如第七章第三节插音,提出上古汉语的 Cl- 与 Cr- 已合并为 Cr- 的观点。这一观点,我们以 l- 与 r- 合并为 l- 的时代及方向来看,是否应当是 Cl- 与 Cr- 合并为 Cl- 而非 Cr-? 且处于扬雄时代是否有点晚? 又如第十一章第一节 kr- 类辅音丛,《音略》提出,除词头 + 词根 *k-r- 融合成的辅音丛 kr- 外,上古还有 kr- 辅音丛。两种性质不同的辅音丛合二为一,演变成中古的 k₂-/k₃-。问题是,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辅音丛该如何区分? 又是何时合二为一的? 并未交代。

书末“上古汉语辅音表”中的小舌鼻音 ɳ,在正文中并未论及。若能再给出“人名索引”“表格索引”,则读者查阅、核对会更加便捷。若能列出三级标题甚至四级标题,则会对读者更加友好。

当然,以上问题纯属吹毛求疵,或尚未完全理解《音略》。综上,金理新教授的《音略》是一部真积力久、潜心探索、开拓创新的力作,是一部有独特创见并在更高层面的思想方法上富有创见的佳作,值得认真研读学习。金理新教授还著有《上古汉语形态导论》(黄山书社,2021),若两著合观,必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 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新构拟. 来国龙,郑伟,王弘治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
2. 黄易青,王宁,曹述敬. 传统古音学研究通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 金理新. 上古音略(修订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
4. 潘悟云. 汉语历史音韵学(第二版). 待出版.
5. 孙玉文. 汉族汉语独立时期考.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6. 王弘治. 评《上古音略》(修订版). https://mp.weixin.qq.com/s/wK6qFzJdxUj9A_X-oRlhJg.
7. 杨建忠. 楚系出土文献语言文字考论.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8.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第二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9. 郑张尚芳. 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郑张尚芳卷. 郑伟,董建交,王弘治读解. 上海:中西书局,2021.
10. 周及徐. 探索求真 新见叠出——读金理新《上古音略》. 中国学,2016·春之卷.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311121)

(责任编辑 马 沙)

(上接第 94 页)

12. 王福堂. 壮侗语吸气音声母 ?b、?d 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辑部编.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 王均等编著.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14. 王文敏,符昌忠,韦远诚. 也谈吉兆海话的系属. //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15. 邢公畹. 汉台语比较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7. 薛才德. 汉藏语言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a.
18. 薛才德主编.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 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b.
19.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 壮语方言研究.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20. 张元生,马加林等. 海南临高话.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21. 张振兴. 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发布. 方言,1986(3).
22. 张振兴. 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 方言,1992(3).
23.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五研究室编.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24. Ostapirat W. A Mainland Bê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8, 26(2).

(薛才德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0444; 邵兰珠 广州艺术博物院 510320)

(责任编辑 刘 博)